孟子 五

萬章

共七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九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號平聲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敷救反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去聲天而泣也事見形甸反虞書大禹謨篇書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慶源輔氏曰父慈子孝理之常也何有於怨慕唯遭事之變故深思其所以不得於親之故而自怨咎其在我

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為去聲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去聲之以觀其內觀其齊家
九男事之以觀其外觀其治外○史記五帝紀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岳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溈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朱子曰二女娥皇女英也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為尤切○雙峯饒氏曰觀者衆人之所共見以天子二女來處頑嚚傲之間看他如何處置二女和則是處得是九男皆帝子亦難處若處之得其道亦自安百官只是百司如後世典籤消人之類
又言一年所居成聚廣雅云聚居也音慈喻反漢書音義云小於鄉曰聚
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

士就之也胥相去聲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雲峯胡氏曰如窮人無所歸六字譬喻最形容得舜之情不得以自達身不得以自安心不得以自釋其為怨慕迫切之甚可知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

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慶源輔氏曰上文是說舜之實事此又孟子推述舜之心以解上文之意言舜之心事實有如此者耳舉天下之所欲不足以解憂者所性不存焉故也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者性之不可離而亦不可以不盡也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少好皆去聲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釋人少至熱中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也釋終身慕父母艾美好也楚詞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楚辭九歌大司命篇慫長劍兮擁幼艾蓀

獨宜兮為民正慫息拱反○戰國策趙孝成王篇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為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願聞所以為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國大治矣趙王不悅曰寡人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請為王說之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王曰郎中不知為冠魏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后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為虛器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

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為己樂音洛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慶源輔氏曰心纔有一毫物欲之累而於

其親有一毫之不順則於吾固有之性便有不盡處能盡其性則能不失其本心而為人倫之至也○西山真氏曰五十始衰聖人純孝之心則不以老而衰惟充極其天性之至孝而無一毫之不盡所以能如此○雙峯饒氏曰如孝便十分孝弟便十分弟忠便十分忠皆是盡性○新安陳氏曰常人變於私情所以汨其性聖人無私情之累所以盡其性孟子言此是以遏人欲擴天理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懟直類反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

言也懟讎怨也舜父頑母嚚音銀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東陽許氏曰懟父母言人之常情也爲廢大倫則雖子亦不免有讎怨父母之心舜固非懟父母者然告則必廢大倫故不告也此聖人善處變事處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

以女爲人妻如字曰妻去聲下同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慶源輔氏曰謂以君命治之不容瞽瞍之不聽也官府治民之私或

有理法當然而牽於私不肯然者則官司以法治之必使之然也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弤都禮反忸女六反怩音尼與平聲

完治也補全之捐去上聲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時掌反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

舜乃以兩笠自捍（音汗）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音孔）旁出（匿空隱匿之孔穴也）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已功也干盾（樹尹反）也戈戟也（周禮司兵掌五兵五楯鄭云五楯干櫓之屬禮圖云今之三鋒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以其與戈相類故云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弤琱（丁聊反）弓也（通鑑外紀云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琱弓漆赤弓尚書彤弓是也）象欲以舜之

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己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己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己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辨

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爲至程子曰萬章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堯在上而使百官事舜於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南軒張氏曰象之憂疾舜而謀害之也舜亦憂者憂己何以使象至此也象之喜者彼云思君而以喜來舜固不逆其詐亦從而爲之喜也憂也亦憂喜也亦喜是其心與之爲一親之愛之不知其他此仁人之於弟天理人情之至也象憂而舜漠然不以爲憂象喜而舜疑之不以爲喜則在我之誠先不篤矣豈聖人之心也哉○慶源輔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肆人欲以絕兄弟之情者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順天理以見兄弟之情者也象之人欲雖熾舜之天理常存卒之象不格姦而源源以來則舜之天理化其人欲而消之矣○西山眞氏曰象欲殺舜其迹甚明舜豈不知然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略無一

毫芥滯於其中後世骨肉之間小有疑隙則嫌猜萬端惟恐芟之不早除之不亟至此然後知聖人之心與天同量也世儒疑堯在上二女嬪虞象無敢殺舜之理不知孟子但論舜之心使其有是處之不過如此豈必真有是哉○雙峯饒氏曰完廩浚井事儻無則不告而娶亦焉知其非無孟子於此不辨下章咸丘蒙之問孟子却責之蓋下章是說舜身上事舜為天子不受堯與瞽瞍之朝此決然之理此章說象與瞽瞍之事容或有之是以不辨大凡看書且看大意如前章重在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兩句此章重在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兩句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

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困而未紓音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古況反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

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新安陳氏曰不失天理之常則終可以回人倫之變矣不格姦底豫之餘人倫豈終變也哉○東陽許氏曰魚入水有攸然而逝之理弟有思兄鬱陶之理故子產與舜皆信之舜之愛弟自天性況象又以愛兄之道來感之乎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

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庳音鼻

流徙也共音恭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毗至反周相與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圮部鄙反族治水無

功新安倪氏曰方命圮族見書堯典篇方命者逆上命而不行也圮敗族類言與衆不和傷人害物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庳皆地名也趙氏曰幽州北裔之地舜分冀北為幽州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澧州慈利縣三危西裔之地禹貢在雍州或以為燉煌未詳羽山東裔之山在今海州朐山縣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庳之地也未知是否漢書顏師古註云有庳在零陵今鼻亭是也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庳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雙峯饒氏曰仁人之於弟雖有怒亦不藏怨之雖有怨亦不留之少間便釋然親之欲其親近於我貴之是也愛之欲其得遂所欲富之是也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
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
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
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爲有庳之君然不得治其國
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
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爲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上聲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
得虐有庳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
來朝音潮下同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謂不

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庫之君蓋古書之辭新安陳氏曰以此之謂也四字觀之知其為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形甸反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朱子曰封之有庫富貴之是不以公義廢私恩所以為仁之至使吏治其國納貢賦而不得肆暴是不以私恩害公義所以為義之盡後世如漢文之於淮南景帝之於梁王始則縱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審治之甚不得謂之義皆兩失之○南軒張氏曰舜之處象可謂盡矣而象雖不道而吾之弟也仁人之於弟親愛之而已矣或曰周公之於管蔡如之何蓋管蔡挾武庚以叛憂在廟社尊在生民周公為國弭

亂也象之欲殺舜其事在舜之身耳固不同也舜與周公易地則皆然蓋其存心爲天理人情之至則一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

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朝音潮岌魚及反
咸丘蒙孟子弟子也語者古語也蹙顰蹙不
自安也岌岌不安之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
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
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
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
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
形甸反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爲一耳言舜
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
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爲徂落遏止

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蒲交反土革木新安倪氏曰金鐘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簫篪也匏笙竽也土塤也革鼓也木柷敔也樂器之音也。南軒張氏曰堯老而命舜攝天子之事是則堯猶為君而舜則臣也堯崩舜率天下之臣民以為堯三年喪是猶以堯之事行於天下也至於堯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而天下獄訟謳歌歸之不容舍焉而後舜始踐天子位此堯舜相繼之際書傳所載莫詳焉而不獨見於孟子之書也○雙峯饒氏曰百姓是畿內百姓如平章百姓皆指畿內而言古者天子崩畿內百姓為之斬衰期年之服諸侯薨國內百姓為之斬衰皆期年也周制百姓期年今也百姓為之三年至於四海雖無服亦遏密八音不作樂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

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去聲）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孑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上聲)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朱子曰逆是前去追迎之意將自家意思去前面等候詩人之志來如等人來相似今日等不來明日又等須等得來方得今人却是硬捉他

來便不是逆志所謂逆者其至否遲速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大抵讀書須虛心平氣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深淺輕重緩急而為之說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胸次而驅牽聖賢之言以從已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誚況又義理窒礙實有所不可行乎○慶源輔氏曰以文害辭是泥一字之文而害一句之辭也以辭害意是泥一句之辭而害詩人設辭之意也意是已意志是詩人之志以我之意迎取詩人之志然後可以得之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

言瞽瞍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

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慶源輔氏曰上既言讀詩之法以破萬章之惑此又言尊親養親之至以見舜無使父朝己之理夫舜既為天子則瞽瞍實為天子之父備享四海九州之奉而舜為尊親養親之至矣故引下武詩以詠歎之以謂如舜者然後可謂能長言孝思而為天下法則者矣豈有使其父北面而朝之理乎○雙峯饒氏曰尊親養親雖是二事然尊與養相須養之至乃所以尊之也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見音現齊側皆反

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蔡氏曰敬其子之職事也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南軒張氏曰古之君有受教於臣以成德者如太甲之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謂之君不得而臣亦可也蓋在子知盡事父之道在臣知盡事君之道而已自他人與後世觀之則見其有不得而臣不得而子者焉故云爾也○雲峯胡氏曰如咸丘蒙之說則所謂父不得而子者以位言也殊不知古語云盛德之士本自專以德言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此舜之盛德德感瞽瞍亦允若

則反見化於其子盛德之中而不得以不善及其子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之淳反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下同

行如字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

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步卜反下同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力呈反上必用之舜為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慶源輔氏曰下薦人於上公心也若有必上用之之

心則私意矣孟子此言不特說得三聖授受明白而於人臣薦賢之道大公至正之心亦盡彼竊位蔽賢者固不足責而進一善達一能上必君之用下示已之恩者皆非也上只言天此又幷民而言者天民一理天實以民為視聽也舜相堯二十八載固天也至於朝覲訟獄謳歌則人耳而亦曰天者以天統人以人證天天與人一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

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簒也非天與也治相並去聲朝音潮夫音扶

南河在冀州之南新安倪氏曰冀州為帝都河在其南故謂之南河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南軒張氏曰聖人之動無

非天也其相授受之際豈有我之所得爲哉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子而以天下與人則是私意之所爲亂之道也堯之於舜選於天下而薦之天耳而舜之卒有天下者天實爲之堯豈能加毫末於此哉舜之相堯歷年如是之久其薦於天暴於民者如是其著此乃天也堯崩舜率天下而服堯之喪堯喪既除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不敢以已爲天子而聽天所命也朝覲訟獄謳歌者皆相率而歸有不容舍焉夫然後歸而踐位而從容於天人之際蓋如此然則舜亦豈能加毫末於此哉玩此章則聖人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者殆可得而究矣○新安陳氏曰太書作泰皐陶謨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泰誓之言蓋本於此天旣無民之形體故其視聽皆從於民民之所歸即天之所命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

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朝音潮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

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南軒張氏曰堯舜傳之賢禹傳之子而後世遂有至禹而德衰之論此以私意觀聖人也禹薦益於天與堯之薦舜舜之薦禹其心一也益避禹之子與舜之在南河禹之在陽城其心一也天而與益則朝覲訟獄謳歌者皆歸之益踐天子位矣禹亦豈得而不與之哉而天則與子也禹亦豈得而與之哉使天而與丹朱與舜之子則舜禹固得遂其終避之意猶益得遂其終避之志者也故曰其心一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

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之相去聲相去之相如字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朱子曰天如君命如命令君命人去做職事其俸祿有厚薄歲月有遠近無非是命命有兩樣得之不得曰有命自是一

樣天命之謂性又自是一樣雖是兩樣却只
是一箇命天之命人有命之以厚薄脩短有
命之以清濁偏正無非是命且如舜禹益相
去久遠是命之在外者其子之賢不肖是命
之在內者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便能贊
化育堯之子不肖他便不傳與子而傳與舜
本是箇不好底意思却被他一轉轉得好○
南軒張氏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
至者命也孟子發明天人之際深矣雖然人
君爲不善而天命去之則是有所爲而致也
獨不可言天與命歟孟子蓋嘗論之矣曰盡
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蓋
知堯舜禹益之事天理之全而命之正也若
夫爲不善以及於亂亡則是自絶乎天以遏
其命不得謂之得其正矣○慶源輔氏曰天
則天理之本體命則天理之命於人者○北
溪陳氏曰天與命只一理就其中則微有分
別爲以做事言做事是人對此而反之非人
所爲便是天至以吉凶禍福地頭言有因而
致是人力對此而反之非力所致便是命天

以全體言命以其中妙用言其日以理言之
謂之天是專就天之正義言却包命在其中
其日自人言之謂之命命是天命因人形之
而後見故吉凶禍福自天來到於人然後爲
命乃是於天理中截斷命爲一邊而言其指
歸一爾若只就天一邊說吉凶禍福未有人
受來如何
見得是命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
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
言仲尼之德雖無媿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
者故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

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相王皆去聲艾音乂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初宜反長上聲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音怪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芟師銜反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朱子曰仲尼不有天

下益伊周不有天下豈益伊周孔皆有有天下之願而以無天子薦之與天意未有所廢而不得乎直論其理如此耳○問舜禹避位之說或者疑之以為舜禹之為相攝行天子之事久矣至此而復往避之有如天下歸之而朱均不順則將從天下而廢其君之子耶抑將奉其君之子而違天下之心耶是皆事之至逆而由避有以致之也至益不度天命而受仕矣避之而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為匹夫猶且恥之而謂益為之乎是其說也奈何聞之師曰聖人未嘗有取天下之心也三年喪畢去而避之禮之常事之宜耳其避去也其心惟恐天下之不吾釋也舜禹蓋迫於天命人心而不獲已者若益則求仁而得仁耳論者杻於利害權謀之習而妄意聖賢之心蓋以曹操不肯釋兵之心而為舜禹益謀宜其以為不當去仕而避朱均以曹丕憂表陳遜之心而為舜禹益謀宜其幸舜禹之得之而以益之不得為可恥也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禪音擅
禪受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
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
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
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
者孟子而已矣南軒張氏曰一者何也亦曰奉天命而已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平
聲下同
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
乃為有莘氏之媵以證反臣負鼎俎以滋味說

音稅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慶源輔氏曰戰國之時人不知有義理之學汲汲然志於功名事業以求其富貴利達雖枉己辱身有所不顧故設為此等議論上以誣聖賢下以便一己之私耳○新安陳氏曰湯妃有莘氏女也所以有隨嫁從臣負鼎俎蓋庖人之類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樂音洛

莘國名趙氏曰今同州郃陽縣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新安陳氏曰詩如康衢之謠舜皋之

歌之類書如二典三謨是也必如此解此句方實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龜山楊氏曰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則有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伊尹惟能一介知所取與故能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自後世觀之則一介不以與人為太吝一介不以取諸人為太潔然君子之取與適於其義而已與之嗇取之微雖若不足道矣然苟害於義又何多寡之間乎○問道義一物非其義則非其道矣一介不妄取與則大者可知矣既曰非義又曰非道既曰一介又曰天下千駟何也朱子曰道義兼舉體用而言也一介千駟極其多少而言也蓋人之氣質不同器識有異或務大而忽小或拘小而遺大故必兼舉而極言之然後足以見其德之全耳○雙峯饒氏曰孟子說義必說道如配義與道皆是先義亘古窮今只一箇道義是隨時處事之權要兩下

看既揆以義又揆以道方可處事有合一時之宜及揆以古道則有不合處道是體義是用義以事言道以理言以事言則得其宜以理言則得其正然後為盡善故兩言之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囂五高反又戶驕反

囂囂無欲自得之貌慶源輔氏曰伊尹以堯舜之道自樂故常無欲而自得涵泳其言則舉天下之物果何足以累其心哉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

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向慕之而已也 朱子曰或謂飢食渴飲耕田鑿井便是樂堯舜之道此皆不實豈若吾身親見之哉這箇便是真堯舜郤不是泥說底道皆堯舜之道如論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亦真箇指文武之道而或者便說日用間皆是文武之道殊不知聖賢之言自實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一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

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覺如呼去聲寤
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
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
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旣爲先覺之民豈
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
以予通作與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
而已朱子曰程子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如事親當孝事兄當弟事也其所以當孝所以當弟理也今人知得此事講解得這道理皆是知之之事及至自悟則又自有箇見解○中央兩箇覺字皆訓喚醒是我喚醒他○慶源輔氏曰知淺而覺深知有界限覺無偏全程子云譬之人睡他人未覺而我先覺故搖撼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已

覺也元無欠少而亦未嘗有增加適一般耳此說說得覺字極為全備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此解非予覺之而誰也一向蓋大學之道既明明德則必須新民到此地位自然住不得正使不得時與位亦須著如孔孟著書立言以覺萬世始得此皆是不容已者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

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行去聲

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己甚矣何以正天下乎慶源輔氏曰辱己實由於枉己不可以為未甚而已可枉也正天下實自正人始未有不能正人而能正天下者也遠謂隱遁與遯同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

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如字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慶源輔氏曰或遠而去或近而不去所遭之時不同而在潔其身則同潔身不使其身汙辱於不義也身為萬事之本使尹以割烹要湯則汙其身甚矣本既不正事無可為而謂尹為之乎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新安陳氏曰承其要湯之語而正之謂伊尹所以要湯在堯舜之道而非割烹也其實伊尹未嘗要求於湯如夫子之求之與

文不得而予語脉相似故集註引以為證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牧宮桀宮也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南軒張氏曰桀為不道伊尹則相湯始於亳而往征之然則其伐夏也奉天討有罪而已○慶源輔氏曰此伊尹所自言於此可見其任重之意則其不肯枉道自汙以要君必矣事苟理明義正聖賢初無所揜覆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

也癰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瘍音羊醫也新安倪氏曰周禮天官有瘍醫瘍瘡癰也侍人奄音掩與閹同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讎如字又音犨

顔讎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顔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丁亂反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去聲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朱子曰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進以禮揖讓辭遜退以義剛決果斷○聖人以義處命本不待斷以命也所以曰有命對彌子瑕言之也○南軒張氏曰聖人非擇禮義而為進退聖人之進退無非禮義禮義之所在固命之所在也此所謂義命之合一者也○新安陳氏曰上言禮義下只言義者進以禮亦義所當進義可以該禮也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

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要平聲不悅不樂音洛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式亮反魋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雙峯饒氏曰司馬司城皆是宋之官他國則無宋是王者後故做天子禮有司馬司城○新安倪氏曰宋以武公諱改司空為司城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去聲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新安陳氏曰以文勢觀似是臨去宋時主於司城貞子適陳為陳侯周臣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去聲然猶擇

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
之事乎慶源輔氏曰以孔子進禮退義曰有命觀之則必無主癰疽侍人之理以
當阨主司城貞子觀之則必無主癰疽侍人之事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
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在朝音潮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
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
其人可知呂氏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義是有可得
可受之理故舜可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受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
卿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間焉有義無命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安得而

受之是謂義合於命故孟避啓而不受禹之
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
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故中國授
室養弟子以萬鍾而孟子辭之也○南軒張
氏曰此泛言觀人之法豈獨為人臣者所當
知為人君者尤當明此義則遠近交見而不當
蔽於耳目之私矣○新安陳氏曰呂氏所謂
無命無義與孟子本文是無義無命也不同
進退以禮義而得之有命也於聖賢未嘗加
益惟合於禮義而已命之得非所計也進退
以禮義而不得亦命也於聖賢未嘗或損無
慊於禮義矣不得奚傷哉安於命而已故曰
得之不得曰有命若有苟得之心而欲因時
君近狎之臣以進則是進退不以禮義而不
知有命矣故曰是無義無命也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
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

好事者為之也（食音嗣好去聲下同）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去聲）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屈求勿反）（乘去聲）

虞虢皆國名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

幷(去聲)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力呈反)勿許虞公不用遂爲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左傳僖公二年晉荀息請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虞師伐虢滅下陽虢邑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習也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輔頰輔車牙車也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十二月晉滅虢虢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趙氏曰虞在漢河東郡大陽縣虢在漢河南郡滎陽縣)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

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相去聲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爲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新安陳氏曰成其君成就其君之霸業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

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爲之如百里奚爲(去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扶晩反)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莊子田子方篇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肥飯猶食之也使秦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辨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

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待洛反聖賢也范氏曰虞之將亡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二人皆是也宮之奇不忍虞之亡諫而不聽然後以其族行君臣之義盡百里奚事虞公年七十矣而無所遇知其不可諫不諫而先去之去就之理明奇為忠臣奚為智士故曰皆是也按秦本紀晉虜虞君與百里奚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以五羖羊皮贖之號五羖大夫商鞅傳趙良曰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穆公賢願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被褐飯牛穆公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史記所傳自相矛盾蓋得之好事者○南軒張氏曰奚於虞在不必諫之地又知其不可諫諫必不聽故引而去之所以為智使在當諫之地而不諫是不忠之臣也可謂智乎○蔡氏曰戰國之時人不知道惟知以功利為急甚者敢誣聖賢欲借以行其私如伊尹割烹要湯孔子主癰疽侍人百里奚自鬻雖萬章之徒亦不知其為非而猶不免於疑問習俗移人

之心如此孟子安得
不歷數而明辨之哉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九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濵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

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

柔弱也餘並見前篇見形甸反下文餘見並同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事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預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

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問夷惠勝伊尹得些朱子曰伊尹體用較全夷惠高似伊尹伊尹大如夷惠○新安陳氏曰凡言聞其風者皆道不行於當時而其流風餘韻足以聳動後世者也伊尹道行於當時有功業可見不待以風言夷惠道不行於當時無功業可見而其制行之高足使後世想聞其餘風而興起所以風之言夷則風之清惠則風之和也或曰孔子道亦不行於當時而不以風言何也曰孔子如太極元氣之運風不足以言之也司馬遷謂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亦以風言特於

齊魯之地觀之則所指者有界限而所觀者亦然故亦以風言耳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淅先歷反

接猶承也淅漬疾智反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形甸反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記曰當其可之謂時或曰孔子去魯不稅與脫同冕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膰肉不至則得以微罪

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上聲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

任底意思去聲在朱子曰夷惠氣質有偏比之夫子終有不中節處所以易

中說中正伊川謂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也言中則正正已在其中蓋無中則做正不出來而單言正則未必能中也夷惠諸子其正與夫子同而夫子之中則非諸子所及也○正淳問任和都是有病痛底聖人問伊尹似無病痛曰五就湯五就桀孔子必不肯恁地只為他任得太過所謂任只就他治亦進亂亦進看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雖云祿之天下繫馬千駟弗顧弗受然終是任處多如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介然終是和處多問三子之德各偏於一亦盡其一德之中否曰三子之德但各至於一偏之極既云偏則不得謂之中矣如伯夷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此便是偏處若善其辭命而吾受之亦何妨只觀孔子便不然問既云一偏何以謂之聖曰聖只是做到極處自然安行不待勉強故謂之聖非中之謂也○三聖是知之不至三子不惟清不能和和不能清但於清

處和處亦皆過如射者皆中而不中鵠問既是如此何以為聖人之清和曰却是天理中流出無駁雜雖是過當直是無纖毫查滓孔子集大成無所不該非特兼三子所長而已但與三子比並說時是兼其所長曰三子是資禀如此否曰然○問如伯夷之清而不念舊惡柳下惠之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其所以為聖之清聖之和也但其流弊則有隘與不恭之失曰這也是諸先生恐傷觸二子所以說流弊今以聖人觀二子則二子多有欠闕處才有欠闕處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說他隘與不恭不曾說其末流如此○問伊川云伊尹終有任底意思在謂他有擔當作為底意思只這些意思便非夫子氣象否曰然然此處極難看且放那裏久之看道理熟自見強說不得若謂伊尹有這些意思在為非聖人之至則孔孟皇皇汲汲去齊去魯之梁之魏非無意者其所以異伊尹者何也○問夫子若處伊尹之地也如此任如何曰夫子自是不同處不如此著意○南軒張氏曰孔子

之速也遲也皆道之所在也一日可以速而速可以久也久而久也此公孫丑篇易一則字尤見從容不迫與時偕行之意聖之時云者非聖人之趍時聖人之動固無不時也○慶源輔氏曰伊尹惟其任底意思在故未能與天為一而不得為聖之時若孔子則雖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在己無不可行之道然却無伊尹這些意思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多少舍蓄意思此其所以與天為一而謂之聖之時也○東陽許氏曰此章聖字言夷惠伊尹處是以地言與大而化之之聖字不同只是清任和到極處故謂之聖孔子則是大而化之之聖其行之時中則清任和時而出之亦無不到極處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書益稷篇註簫古文作箾箾韶蓋舜樂之總名也九成者猶周禮所謂九變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私列反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脉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

倫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渠勿反）然也（記聘義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温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音蹶傷也義也垂之如隊直位反禮也扣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越猶揚也詘然絕止之貌朱子曰金聲有洪殺始震終細玉聲則始終如一扣之其聲詘然而止）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鎛鐘以宣其聲（鎛伯各反鐘名）俟其既闋（苦穴反）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新安陳氏曰特專也單擊磬曰特磬）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脉絡通貫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

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研方反寬云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新安倪氏曰前漢兒寬與武帝論封禪儀而有是言必非其自言又不純擧孟子之言且簡約精密故疑其為古樂書之言也亦此意也而程子曰金聲玉振之此孟子為學者言終始之義也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至其極聖之事也易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問始終條理朱子曰如今樂之始作先撞鐘是金聲之也樂終擊磬是玉振之也始終如此而中間乃大合樂六律五聲八音一齊莫不備擧孟子以此譬孔子如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都如樂器有一件相似是金聲底從頭到尾只是金聲是玉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玉聲○始條理是知終條理是行問智之事聖之事工夫全在智字上三子所以各極於一偏緣他合下少致知工夫看得道理有偏故

其終之成亦只至一偏之極孔子合下知得至到看得道理周徧精切無所不盡故其德之成亦兼該畢備而無一德一行之或闕曰然○金聲或洪或殺清濁萬殊玉聲之清越和平首尾如一故樂之作也八音克諧雖若無所先後然奏之以金節之以玉其序亦有不可紊者焉蓋其奏之也所以極其變也其節之也所以成其章也變者雖殊而所以成者未嘗不一成者雖一而所歷之變洪纖清濁亦無所不具於至一之中聖人之知精粗大小無所不同聖人之德精粗大小無所不備其始卒相成蓋如此此金聲而玉振之所以譬夫孔子之集大成而非三子之所得與也然即其全而論其偏則纖而不能洪清而不能獨者是其金聲之不備也不能備乎金聲而遽以玉振之雖其所以振之者未嘗有異然其所振一全一闕則其玉之為聲亦有所不能同矣○奏之以金節之以玉奏之所以極其變節之所以成其章也○南軒張氏曰條理云者有倫緒而不紊之謂始條理者析

衆理於毫釐也終條理者備衆理於一貫也○致知智之事行其所知而極其至聖之事也據此一節乃是言學者之事所以學於聖人者故因上文金聲玉振而言言學之序如此蓋聖人則聖智合一無始卒之異學者則必知所先後然後有以入德也故孟子於此一節特分而言之明聖人之智學者所當先務必明盡衆理咸極其至然後力行以造夫聖人之所以聖者始終各有條而不可亂也智之事聖之事猶言學智聖之功夫非便以為智聖也○勉齋黃氏曰孔子之異於三子者知之至而行之盡三子之不及孔子者知有所蔽於始而行有闕於終也此孔子所以獨得其全而三子僅得其偏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去聲

此復扶又反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

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

張子曰夷惠智不明於至善故偏入於清和然而卒能成性故雖聖而不智孔子智既明於至善故集大成知清和時任皆有之無不曲當也故聖且智金聲而玉振也○龜山楊氏曰伯夷伊尹柳下惠於清任和處已至聖人但其他處未必皆中其至與孔子同而其中與孔子異只為不能無偏故也若隘與不恭其所偏類○問以智比聖智固未可以言聖然孟子以智譬巧以聖譬力力既不及於巧則是聖必由於智也明矣而尹和靖乃曰始條理者猶可以用智終條理則智不容於其間矣則是以聖智淺深而言與孟子之意似相戾惟伊川引易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其意若曰夫子所以能集三子而大成者由其始焉知之之深也蓋知之至行之必至三子之智始焉知之

之未盡故其後行之雖各極其至終未免各失於一偏非終條理者未到以其始條理者已差之矣不知伊川之意是如此否朱子曰甚好○問孟子既以智爲始聖爲終則智者致知之事聖者極至之名其終復曰智巧聖力是智反妙於聖矣南軒以爲論學則智有始終之序語道則聖之極是智之極者也此說似可以破前所疑否曰智是見得徹之名聖是行得到之彌有先後而無淺深也聖両不智如水毋之無鍛亦將何所到乎○以幾急論則智居先若把輕重論則聖爲重力問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還是三子只有○無智否曰不是無智知處偏故至處亦偏如孔子則箭箭中紅心三子則每人各中一邊緣他當初見得偏故至處亦偏曰如此則三子不可謂之聖曰不可謂之聖之大成畢竟那清是聖之清和是聖之和雖使聖人清和亦不過如此顏子則巧處工夫已至點點皆可中但只是力不至耳使顏子力至使與孔子一般○金玉備巧力全者孔子也若顏子

之博文而約以禮竭才而不能及則金聲已備而玉有未振巧足以中而力有未充者歟故以所至論之則顏子不著三子之成以所期言之則三子不著顏子之大以學之序而論之則三子皆失其所當先故行愈力而見愈偏而顏子循序以進則其所進未可量也惜不及見其成耳然就三子而論之則伊尹之學又密於夷惠矣○東陽許氏曰此一節以射比四聖人能挽彊弓射遠地此力也能中其的乃巧也必先知的之所在又知中之之法然後因力之所至而中之謂知之明然後行之從容中道三子力量雖到而知有未至故不及孔子

○此章言三子之行去聲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

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雲峯胡氏曰此章之言集註偏全二字盡之譬之樂則一音自為始終者偏而八音相為始終者全譬之射則力而不巧者偏力而又巧者全孟子始則皆謂之聖各以其所行言末則先智而後聖統以其知與行言惟知之偏故行之所至者各極其偏惟知之全則行不期其全而自極於全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魚綺反

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惡去聲去上聲

當時諸侯兼幷去聲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為也慶源輔氏曰兼幷則其國日大僭竊則其祿日侈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慶源輔氏曰位以爵定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

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音甫）之類是也（春秋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慶源輔氏曰田以祿分）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趙氏曰食采邑於畿內祿之多少以外諸侯為差不言中下士視附庸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音嗣下可食並同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周禮天官冢宰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一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府治藏史掌書胥徒民服徭役者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

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朱子曰府史胥徒以周禮考之人數極多安得許多閑祿給之嘗疑周禮一書方是起草未曾得行蘇子由古史疑府史胥徒太多當時却多兼官其實府史胥徒無許多○古者制國土地亦廣非如孟子百里之說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後来更相呑噬到周初只有千八百國是不及五分之一矣想得併得來儘大周封新國若只用百里之地介在其間豈不為大國所呑亦緣是誅紂伐奄滅國者五十得許多土地方封得許多人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

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朱子曰君十卿禄者猶今之俸禄蓋君所自得為私用者至於貢賦賔客朝覲祭享交聘往来又別有財儲為公用如今太守既有料錢至於貢賦公用又自

有錢也○趙氏曰由卿而上三等之國異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同者蓋卿而上其祿寢厚苟不爲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祿寢薄苟爲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也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食音嗣差楚宜反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爲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

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周禮地官司徒任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猶言度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記王制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

倍大夫祿君十卿祿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烏回反燼徐刃反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音附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二追復矣

問孟子與周禮不同朱子曰此也難考畢竟周禮底是周禮是全書經聖人手必不會差孟子時典籍已散亡想見沒理會是以諸儒之說紛然而卒不能得其正也○慶源輔氏曰程子之說足以救陋儒泥古之失但據其所傳而姑存之使千百世之後一遇大聖則必能因其大體而詳其節目推其既往以為一時之制而先代聖王之法庶乎其可復見矣○新安倪氏曰周禮一書劉歆以為河間獻王得之李氏女子劉歆以前世無傳習之

者朱子謂周禮底是南軒嘗謂當以孟子為正朱子恐非定說以周書武成分土惟三證之周禮之說恐不可信若王制則漢文帝使博士諸生剌六經中而作將以興王者之制度成於漢儒之手宜其有與他書不合者又按朱子謂嘗疑周禮一書方是起草未曾得行蔡九峯亦曰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竊意此說為是然則冬官之闕蓋其所未嘗筆者歟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慶源輔氏曰兼夫有與恃二者之意方謂之挾但有之而不恃則未謂之挾也○新安陳氏曰有挾則取友之意不誠賢者必不與之友矣三者之中挾貴尤常情所易犯下文四節皆不挾貴者但有小大之差耳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下同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莫結反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慶源輔氏曰獻子忘其勢不挾貴也五人忘人之勢無獻子之家也孟子歷舉四人事首於獻子事詳之又以見上之友下固不可有所挾下為上所友亦不可有所利一有利之意則為人所賤失其可貴之

之以位命之以職食之以祿也此豈王公尊賢之道哉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去聲)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

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訕曲勿反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雲峯胡氏曰中庸五達道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不言交獨曰朋友之交集註云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訕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易之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即中庸所謂朋友之交也朋友居人倫之一而足以輔仁則又有裨於人倫者也孟子言性善必稱堯舜既稱其盡君臣之倫又稱其盡父子兄弟之倫此則又稱其盡朋友之倫朋友人倫之一非如堯之友舜不足以為朋友人倫之至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問如此者何心也新安陳氏曰所以表見其恭也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衍文也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新安陳氏曰若計其物之初得

合義與否而酌其辭受受其合義者則卻之者必以為不合義也有此心非恭矣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間去聲一本作問而卻之直以心度待洛反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贐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蒸豚之類也慶源輔氏曰他辭卻之視貪利者固優然亦失之過由此而甚之必至於為於

陵仲子而後已孔子受之者得中道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與平聲譈書作憝徒對反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

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暋無凡民二字譈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商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問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趙氏謂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為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或者謂若義在可受則三代受人之天下而不辭今禦人者乃為暴烈不義如此如何而可受其餽乎烈如詩序所謂厲王之烈者暴虐之意云爾或又以為烈光也三代相受光烈至今也是三說者擇一

而從之可也何至闕而不為之說乎朱子曰本文十四字自與上下文不相屬如趙氏之說則辭受二字與上下文亦不相似或者二說亦覺費力不若闕之之愈也○慶源輔氏曰孟子既以開曉之如此萬章猶不能反其意之偏以昧孟子之言而復為此問此正所謂詖辭蓋陷於邪之之意而不覺也故孟子又引康誥之說以曉之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音扶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況受其賜何為不可乎

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音教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慶源輔氏曰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於此可見孟子待人之恕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於此又可見孟子析理之精夫執其充類盡義之說而欲一槩以繩人幾何而不流於於陵仲子之為哉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與平

聲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音扶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

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慶源輔氏曰以孔子所謂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之說與夫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說而觀之則是乃聖人之心也又曰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于以見聖人同物之仁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于以見聖人處事之智未嘗有所終三年之淹于以見聖人制行之勇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

也問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於季桓子何也朱子曰當時季氏執國柄定公亦自做主不起孔子相魯皆由桓子及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問墮三都季氏何以不怨曰季氏是時自不柰那陪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桓子臨死謂康子曰使仲尼之去而魯終不治者由我故也孔子是時也失了機會不曾做得成○慶源輔氏曰見行可庶乎道之行也際可適其禮之宜也公養受其養之義也

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慶源輔氏曰或是字誤或是當時人呼出公為孝公皆不可考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郤之一驗也新安陳氏曰以此釋際可公養之仕與章首本意有照應有收

拾

○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去聲]者爲於[音烏]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

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上聲]爲之說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爲養並去聲下同]

仕本爲[去聲下同]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爲祿仕者如娶妻本爲繼嗣而亦有爲不能親操[倉刀反]井臼[汲臼之事]而欲資其餽養者[新安陳氏曰下二句不過譬上二句所以下文不復言此]

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非出處（上聲）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惡平聲柝音託）

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茍祿（新安陳氏曰卑官雖無行道之責薄祿亦無茍受之理）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二字並去聲下同）為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南軒張氏曰既曰為貧則不當處尊與富若處尊與富是名為

為貧而其實竊位也處尊富則當任行道之責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委烏偽反會工外反當都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

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子賜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朱子曰程先生說孔子為乘田則為乘田為司寇則為司寇無不可者孟子則必得賓師之位方能行道此便是他能大而不能小處惟是聖人則大小方圓無所不可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朝音潮

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上聲貧賤也○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問位卑而言高罪也以君臣之分言之固是如此然時可以言而言亦豈得謂之出位朱子曰前世固有草茅韋布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言之亦不見聽徒取辱爾若是明君自無壅蔽之患有言亦見聽不然豈可不循分而徒取失言之辱哉如史記說商鞅范雎之事彼雖小人然言皆有序不肯妄發賈誼固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

進言之序看有甚事都一齊說了宜絳灌之徒不說而文帝謙讓未遑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聖人之意可見矣○位卑者人責不加焉言高則罪矣故可以姑守其職此為貧而仕之法也若夫立人之本朝則當以行道為任道之不行而竊其位君子之所恥也○新安陳氏曰此章始為為貧而仕者言終為位高祿厚者言居卑貧者雖其職易稱尚必求稱其職如孔子之為委吏乘田必求會計之當牛羊之蕃是也豈有位高祿厚而不求行道以稱其職者今人於位卑言高則凜然懼其為罪而不敢犯於立朝道不行則宴然不以為恥而冒犯之罪自外至或以得罪猶可言也恥自内生當恥而不知恥不可言矣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禄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許既反)謂之寄公(記郊特牲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寓寄也○喪大記君之喪大小斂為寄公國賓出)士無爵土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禄則非禮也(慶源輔氏曰諸侯之視諸侯雖其爵有五等之殊然其實則皆國君也且本有爵土不幸出奔而來適我國則其國君以廩餼之是乃禮之所宜也故可受而謂之寄公若士之於諸侯則有尊卑貴賤之不同又本無爵土豈可自比於諸侯故必仕而後當賦以禄)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去聲)乏則周卹(與恤同)之無常數

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賜謂予通作與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新安陳氏曰未仕為民既仕乃為臣方為民可以受無常數之周救未為臣不敢受有常數之俸祿士之自處當然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

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亟去聲下同摽音杓使去聲

亟數音朔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摽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扶又反下同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許六反伋言不以人禮待己也臺賤官主使令平聲下同者左傳昭公七年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隷隷臣僚僚臣僕僕臣臺人有十等也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

能用況又不能養乎新安陳氏曰士之自處固如上文所言然君待士則有養賢之禮焉繆公餽子思使一一拜受餽之適以勞之非禮也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烏海反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

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女下字去聲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唯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慶源輔氏曰堯之於舜則尊賢之極養賢之至用賢之周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質與贄同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鶩音木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

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新安陳氏曰市井草莽之臣與詩率土莫非王臣同未仕之臣也傳質為臣乃已仕之臣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慶源輔氏曰庶人則當服君之賤事為士則知學問崇禮義不惟士之自處當如此而人君亦以此望之也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

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爲並去聲亟乘皆去聲召與與之與平聲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朱子曰賢與多聞細分固當有別亦不必深致意○南軒張氏曰在我則當守庶人之分在君則當隆事師之禮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

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喪息浪反說見形甸反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形甸反春秋傳去聲○左傳僖公二十年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澤名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新安倪氏曰通帛謂周大赤從周正色無飾士

謂已仕者交龍爲旂新安倪氏曰畫二龍於其上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新安倪氏曰通帛爲旃交龍爲旂析羽爲旌見周禮司常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

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

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音厲）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慶源輔氏曰以周道為君子所履證義路為賢者所由）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與平聲）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

駕而行慶源輔氏曰以敬君之命而不敢慢也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問此章綱領只在義路禮門朱子曰固是不出此二者然所謂義禮裏面殺有節目如云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之類都是義之節目如云廩入繼粟庖入繼肉不以君命將之之類都是禮之節目又如齊餽金而不受於宋薛餽而受此等辭受都是箇義君子於細微曲折一一都要合義所以易中說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之間無一非義不問大事小事千變萬化吾之所以應他如利刀快劍迎刃而解件件剖作兩片去孟子平日受用便是得這箇氣力今觀其所言所行無不是這箇物事○慶源輔氏曰觀答陳代章知不枉道從人之義觀答公孫丑章又

知不為臣不見之禮觀此章又知賢者有不可召之義蓋君子之出處進退一惟禮與義而已初無適莫也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新安陳氏曰廣狹有異勢而善無異理雖千萬人同此心此理也惟善蓋一鄉始能友一鄉之善士不然則我所取之友必有所偏或有所遺不能盡得而友之矣一國之善士即一鄉之善士中其善不止蓋一鄉而足以蓋一國者也推而至於天下皆

如此友也者友其善也善之所在聲應氣求自有天然不容不合者而非可以勉强合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去聲也夫音扶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南軒張氏曰自友一鄉之善士至於上論古之人每進而愈上

也所見者愈大則所取愈廣矣○雙峯饒氏日進善無窮已故其取善也亦無窮已取善無窮已則其進善也亦無窮已取善之地所以愈廣者由其善之進進而不已也取善之心果曷有窮已乎之人也推其所至殆將生乎千百世之下而可以繼往者於千百世之上立乎千百世之上而可以俟來者於千百世之下奚至為一世之士而已哉○雲峯胡氏曰人性之善古今所同孟子論性必論其故論尚友必論其世皆已然之迹也論性而不論其已然之迹性之理易涉於空虛論古而不論其已然之迹古之人易涉於遼邈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新安陳氏曰古人所謂親戚並指天屬之親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踈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去聲○新安陳氏曰親者可以行權踈者惟當守經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前漢霍光傳昌邑王賀武帝之孫昌邑哀王之子也即位行淫亂光憂懣音滿又音悶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世稱其忠將軍若

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光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幸未央承明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畢光令王起拜受詔乃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扶王下殿送至昌邑邸○朱子曰孟子所謂易位者言其理當如是耳世或疑此言有以起篡奪之禍者則孟子豈不嘗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若三仁之事則比干箕子固有所不及為若微子之去亦或其勢之不便也然觀其引身而去以全先王之世則其計慮亦豈苟然者哉若其力之可為則伊尹霍光固以異姓之卿而行之矣况有骨肉之親者乎○南軒張氏曰貴戚之卿與異姓之卿有親疎之異故不得而同論也貴戚之卿任宗社之責故得更擇其宗族之賢以易之然非謂貴戚之卿諫君反覆而不從便可以易位蓋極其理而言之有可以易位之道也○慶源輔氏曰集註守經行權尤足以補孟

子之說蓋行權者非至於甚不得已則不可為守經者則日用常行而須臾不可離者也

○西山真氏曰愚按貴戚易位之說非後世所得行君有大過惟當反覆極言如屈平劉向之為爾同姓之卿雖無可去之義若其君有大惡而不可諫易位之事又不得行宗社將危豈容坐待則微子去之亦有明義存焉其惡雖未如紂然非可事之君義不當食其祿則魯之叔肸可以為法春秋宣十有七年公弟叔肸卒穀梁傳曰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宜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春秋貴之因時制義初無定法也又孟子反覆二字最宜深體前世人臣固有見君之過失姑一言以塞責者曰吾亦嘗諫之云耳諫而不從非吾責也此其用心既欲苟全爵位又欲厭塞公言張華之所以見屈於張林而不能自免也必反覆而諫諫而不從則去此人臣之正法孟子之言胡可易哉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

楓 六